

论军事教育研究的“体验性”及其运用

——当代体验哲学对军事教育研究的启示

李小平¹, 孙小林²

(1. 空军预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19; 2. 空军参谋部, 北京 100086)

摘要: 军事教育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军事实践活动, 在军事教育研究中, 凡是与人相关的研究事件都具有主客观辩证统一性和交互融合性。在注重对军事教育现象进行客观、实证、量化研究的同时, 还要充分关注客观现象的主观体验因素, 防止将复杂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进行简单的“物质化”、“数据化”。当代体验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 揭示了客观理性现象背后的主观体验因素及其作用, 为军事教育研究中正确处理研究对象的主客统一性、全面揭示军事教育规律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军事教育; 研究; 体验哲学; 体验性

中图分类号: E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7)02-0005-05

On Embodiment Characters in Research of Military Edu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An Inspiration from Contemporary Embodied Philosophy in Research of Military Education

LI Xiao-ping¹, SUN Xiao-lin²

(1. Air Force Early Warning Academy, Wuhan 430019, China,

2. Air Force Staff Department,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 Military education is a kind of military practice with human beings as the subjects. In military education, any events investigated, which are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are featured b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ialectic unification and interactive fusion. While making subjective, empirical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of phenomena in military education, on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actors of subjective embodiment; one should prevent complex ideas and thoughts and emotional embodiment from “materialization” and “datam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trend in modern times, Contemporary Embodied Philosophy reveals subjective embodiment factors behind objective rational phenomena as well as its affects. This research helps correctly handl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unification of subjects investigated in milita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reveal objective laws in military education.

Key words: military education; research; embodied philosophy; embodiment

军事教育研究所涉及的研究事件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 是辩证统一和交互融合的。随着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移植和运用, 军事教育研究越来越多地运用科学实证

方法, 使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不断提升。但是, 这其中也存在着忽略主观体验因素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把握好军事教育研究对象的主客观辩证统一关系, 全面揭示军事教育规律, 我们有必要吸

收当代体验哲学的理论智慧,使我们在追求研究的实证性尤其是在“用数据说话”的同时,充分考虑研究事件的主观体验性,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军事教育规律,科学指导军事教育实践。

一、当代体验哲学概述

(一)“体验”的内涵

“体验”一词,具有“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事物;亲身经历”的意思^[1]。体验作为一种感知方式,比语言与逻辑具有更为丰富的意义。在心理学意义上,体验是由感受、情感、理解、领悟等诸多要素构成的,是在对事物真切感受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事物产生情感并生成意义的活动。有学者认为,体验是以主体在认识过程和心理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内容为对象的,是对经验带有感情色彩的回味、反刍、体味,具有主体性、创造性与过程性^[2]。“体验哲学”是在“现代经验主义”或“非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否定西方传统哲学中纯粹的“客观主义哲学理论”,认为“心智具有体验性”。

(二)体验哲学的基本思想

传统西方客观主义哲学主要有科学实在论、形而上学实在论、对应实在论等,这些“实在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强调“客观外界独立于人而存在”;很多理论认为,心智与身体是分离的(二元论);科学、知识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与价值无关。这些理论使研究更加客观实证,其科学性和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我们在运用时,往往容易忽略客观事物背后的主观性,尤其是内在的、不可实证、不可重复实验的主观体验。为弥补这一不足,许多学者提出了“体验哲学”的思想,强调客观性背后的主观体验,尤其是理性认知过程中感性的主观体验。明确提出“体验哲学”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加州大学语言学教授雷科夫(Lakoff)和哲学教授约翰森(Johnson)。他们于1999年合作出版了《体验哲学——体验性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在书中正式使用了“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简称EP)一词,被认为是体验哲学的标志。他们在批判西方传统的“心智、思维与身体分离,与感知经验、心理特性、生理系统、神经机制等相脱节”等客观主义和二元论基础上,全面阐述了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和重要观点,明确提出和论证了“心智的体验

性”^[3]。他们认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4]。也就是说,人们的思维、心智、概念都是直接基于现实世界、感知体验、身体运动,不可能与生理、神经无关,具有体验性。客观世界的范畴、特征、关系等对他们的形成有基础性的原始影响,但不可能像客观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镜像般的反射”,他们是身体与客观外界互动的产物。我们的概念、范畴、推理和心智是由我们身体经验形成的,特别是由我们感觉运动系统形成的^[5]。也就是说,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语言等这一切主观认知都来自人们与客观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并具有体验性、认知性、想象性和相对性,语言是对现实进行概念化后的符号系统。

(三)体验哲学的核心观点

体验哲学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心智的体验性。雷科夫和约翰森通过隐喻研究发现,体验在建立人类概念、思维、推理和语言中起着首要的基础性作用,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意义是基于身体体验的,思维也是基于身体体验的。二是认知的无意识性。主要是指隐藏在认知能够意识到的层面之下,意识无法达到、运行速度极快而无法捕捉。例如,简单一句话也可以解析出十几个程序:“听到声波、解读句法、分析词义、获得词义、关注对方的表情和身体姿势、做出推理、获取含义、调用记忆库信息、做出回答、选用适当词语、指挥口腔运动、发送话语”等等,但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程序的存在。三是思维的隐喻性。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学的问题,而是一种认知方式,是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思维、行为、语言等,究其本质而言,都是隐喻性的,用一个事物来喻说另一个事物,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无处不在。

以上三个观点,从理论上揭示了客观的、理性的认知与主观的、感性的体验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和辩证关系,对军事教育实证研究中辩证分析和全面揭示研究事件的主客观特征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客观性与“体验性”的关系问题既是认识论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军事教育研究中的一个实践问题和现实困惑。运用当代体验哲学的新理论,对实证研究中的主观体验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必然促进军事教育研究在理论与研究方法

上的全面提升,克服军事教育研究中只重理论推理不问实际效果、只重观点“占有”不问实际体验的学术功利化思想^[6],增强军事教育研究对实践的真正贡献率。

二、军事教育研究“体验性”缺失的现实反思

军事教育作为一种军事实践活动,从本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主观性交往和实践关系。对于军事教育现象的分析,除了数据、现象、语言、逻辑等外在客观因素外,更多的是掩藏在这些客观因素背后的心理感受、精神倾向、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内在的、非言语和非逻辑”的体验因素。在注重客观实证、量化分析的同时,充分认识军事教育研究的体验性因素,有助于我们从更本质、更全面的深度与广度来揭示军事教育的科学规律,克服军事教育研究方法中的客观主义和片面化倾向,使军事教育研究真正有效解决实践问题。当前,在军事教育研究中,不同程度存在着将“‘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相互混淆、数据现象与内在‘意义’相互分离、研究者表述与被研究者理解相互错位、‘回答效应’与真实思想相互等同”的现象^[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与研究过程中的“体验性”特征的忽略。

(一) 研究对象的“客观化”

军事教育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人”及其军事教育实践活动,这其中涉及很多的主观因素,对这些对象的研究,注重客观实证是十分重要的,但也要避免一味关注“数据”、“现象”等客观因素而忽略诸如“态度”、“心理”等主观体验因素。虽然有些现象具有客观性、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等属性,可以通过观察、试验、测量等手段加以客观和实证地解释和说明,但还有很多因素依赖于人的主观感受,涉及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具有历史性、境域性、主观性、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等特点,需要以主观体验的方式去研究,尤其是需要通过精神的沟通、理解、领悟来达到,这是实验、统计测量无法实现的。数据、实证在研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也要避免因追求数据、实证而忽略数据、实证背后的体验和主观意义。在目前的军事教育研究中,还存在着忽略两者的根本差异性、将研究对象过于“客观化”

的现象。例如,有些研究在客观分析“规模”、“指标”、“数量”的过程中,注重了量化模型、客观指标的严谨性,但忽略了这些模型、指标的实际来源、复杂背景及其主观意义分析,使得实证量化的分析结果因“过滤掉”了很多主观性因素而“不接地气”,缺乏充分的现实解释力。

(二) 内在意义的“数据化”

在军事教育研究领域,我们常讲“用数据说话”,但实际上,数据或客观现象本身并不会说话,它需要研究者通过数据或现象对其内在意义进行深入的“解释”。当前军事教育研究中,有些研究者对于所获取的数据或所观察的现象仅仅做一些数据层面的描述或理解,缺乏内在意义的分析与解释。尤其是对一些涉及人的思想、心理的研究中,数据背后的意义如何,被研究者隐含着哪些复杂的背景、态度、观念和想法,都需要研究者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and 解释。只有解释出数据或现象背后的真实缘由和主观意义,才能真正把握事实的真相。例如,从当前的军事教育研究实际看,很多涉及主观体验的因素,如“教学观念”、“教学满意度”、“教学积极性”、“师生关系”、“价值取向”等,如果仅仅用直接观察、量化测量和数据统计等客观手段来描述,还难以反映其深层次的真实情况,只有进一步以“体验性”的现场感受、深度交流、跟踪访谈、换位思考等方式来分析,才能全面、深刻地解释和把握其意义。如果不研究和运用“体验性”方法,仅仅是“数据说话”,则必然造成军事教育研究的简单化。

(三) 问题理解的“模糊化”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为了能够在人类科学的要素范围内进行研究,在开始研究之前,你需要对研究的工具和术语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含义是什么有着清楚的了解”;“如果社会研究术语缺乏透明性和一致性,那么将会走入对术语和惯用语的误用、滥用和误解的误区”^[8]。这种概念上的“透明性和一致性”固然与概念的明确界定有关,但对于一些带有直观体验的概念,如“满意”、“崇尚”、“积极”等概念,也与个体的主观体验、自身理解有关。如果仅仅注重客观界定而忽视军事教育研究者“实际体验”的主观差异,对于要研究和调查的问题、概念没有共同的、一致的感受体验,则这种“透明性和一致性”也是很难达到的,往往会造成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由于理解体验不同,不能在一个概念平台对话,最终出

现“无效对话”或“各讲各的”，得不到真实的调查研究事实，使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具有“似是而非”的性质。

(四) 研究情景的“虚无化”

军事教育研究事件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下发生的，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如果撇开一定的情景体验，仅以表面的“数据”和“现象”是不能完全说明事件真相的。即使是同样的数据和现象，在不同的情境下也许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军事教育研究必须注重分析无形的情景对研究对象、研究事件所产生的体验性影响。例如，在调查研究中被称作“回答效应”(response effect)的现象，就是当被试回答问题时，因对周围“情景”的感受体验而影响自己的真实回答，情景不同，得到的回答也不同。例如，中国伦理型的文化传统有时不鼓励积极表达自己，力求内敛和谦虚，甚至不惜掩饰自己而盲目从众，在这种文化情景下，人们在问卷中表达的可能只是个人认为的那些社会共同接受的“正当”看法或态度，而不是其真实的想法。如果忽略被研究者、被研究事件所处的特定情境，尤其是被调查者在表达看法中受到的道德、风俗和氛围等方面的顾虑、伦理以及社会认同价值的压力等，就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更无法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真实思想和事件的真相。

(五) 研究指向的“功利化”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9]。军事教育研究作为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其指向必须聚焦解决实际问题，提出现实对策，使得实践者具有理论的“获得感”。然而，如果一项研究只追求客观实证而忽视意义体验、只追求客观论证而脱离实践者的实际体验，则难免导致“出成果、发论文、获奖励”的功利化倾向，降低研究的实践效益。军事教育研究能否影响和促进军事教育改革，不在于其理论、模型、数据、表格自身多么“阳春白雪”，而在于其理论是否深入实践者的内心，实现实践者对理论的“认同”进而付诸实践，而这种认同除了严谨精准的实证外，还应该首先建立在“体验性”的基础上。因此，增强军事教育研究的体验性，就是要使研究成果不仅“道理上说得通”，而且能让实践者“心理、情感上有共鸣”，“深有体会”地承认、认同、接受军事教育研究成果，并自觉付诸实践，从而真正增

强军事教育理论的实践指导价值。

三、在军事教育研究中强化“体验性”的方法思考

借鉴体验哲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结合笔者的研究实践，本文认为，在军事研究中强化体验性，不是弱化客观实证研究，而是要在运用好客观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增强研究的“教育智慧”^[10]，从而进一步丰富、完善研究方法。具体说，我们在科学运用客观性研究方法的同时，是从体验性的角度把握好以下“四性”：

(一) 研究角色的“融入性”

就是研究者不仅要站在研究者的立场以理性的眼光客观审视教育现象，还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来感受、体验教育现象。这对军事教育研究者是可行的。由于军事教育研究者长期在院校工作，与被研究者或者研究现象长期共处，具有独特的研究条件。运用融入性研究方法，关键是研究者角色的转变，在客观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要努力创造条件，融入被研究者的行列中，将自己处于被研究者的地位，亲身实践，换位思考，换位体验，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用定量分析难以获得的数据和材料，有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院校各类人员的思想、心理和精神世界的体验。例如，社会学的“质化研究”就是这种“融入性”体验的研究方式。

(二) 研究问题的“双重性”

就是既要看到研究问题的客观性因素，也要看到问题的主观性因素，以主客“双重”的视角研究军事教育问题，尤其是要以主客统一的视角来体验诸如观念习俗、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的“社会因素”及“社会事实”。虽然“社会事实”不是客观性的“自然事实”，但在注重其主观性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其客观性，不能将它完全当作“心理事实”来主观推断。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强调，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的特征，“在着手研究事实时，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不能通过哪怕是最认真的内省去发现。”因为“社会生活的内容不能通过纯心理学的因素，即个人意识的状态来解释。”他强调，社会事实不是物质之物，但“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

不同的物。”要把它当成物来看待,摆脱主观的“预断”^[11]。也就是说,即使对于这样一些主观性的“社会事实”,也不能仅仅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观心理去分析。

军事教育研究涉及很多“社会性因素”和“社会事实”,尤其是价值取向、思想观念、规范习俗、利益格局、权利模式等。对于这些研究对象,要在尊重客观性的前提下体现主观体验性。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研究要么将其客观化而忽视主观性,要么就带有过多的主观臆断性色彩。例如,一些研究忽视客观实证,甚至将客观探究的“论点”演变为主观臆断的“看法”、“意见”,把客观规律的“实然”要求演变为主观宣传的“应然”口号或“指示”。因此,必须把“自然事实、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加以区分,以主客观相统一的视角,突出军事教育中研究对象的主客相融合特征,避免军事教育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将“研究”与“工作”等同的现象。

(三) 研究过程的“互动性”

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军事教育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以人为核心的。对于人的研究,由于其真实思想和心理难以直接表露、被动测量,因此,不能像研究物体和客观事物一样,仅仅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操作”、“提问”、“测量”等,研究对象处于被研究、被观察或者被动提问、被动交谈的地位,而必须以人的方式,尊重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增强研究过程的互动性。尤其是要充分发挥被研究者的主动性和在研究过程中的参与性,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交流、情感交流和深度交往,了解其内心的最初观念而不是研究者“灌输”的外在观念。这种“被研究者头脑中最初观念”也称作“内隐认知”,是借用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指被研究者头脑中的“实际认知”,而不是按传统的方式,将概念和定义强加给被研究者后得到的认知^[12]。在军事教育研究中,通过加强互动性,掌握被研究者“内隐”的观念而不是外在灌输的观念十分重要,有利于研究者了解被研究者的真实思想。这里的“互动性”体验,实际上就是在军事教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思想观念进行换位思考和换位体验,从而感悟、体验被研究者头脑中的真实思想观念。

“互动性”体验不仅包括日常的个体交往、谈心、访谈,还包括运用文本分析(如阅读研究对象的叙事体验、心得体会等)来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思

想,还可以运用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心理分析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人生经历、历史经历和性格气质等潜意识特征,多方位解读其深层次的心理。

(四) 文献分析的“考古性”

就是要从军事教育事件的历史源头上体验和感悟其蕴含。这里主要是借鉴了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智慧。知识考古学具有浓厚的“反思”、“颠覆”和“解构”特征,值得我们在研究方法中加以借鉴。知识考古学代表人物福柯认为:历史文献有时候不能完全说明历史真相,而要了解历史真相,还必须通过对文献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古”式分析,在深层次上重新认识、深思和审视文献“是如何形成的”^[13]。而“系谱学”研究方法,是福柯在借用尼采同名概念基础上对“知识考古学”的发展,主要是实现知识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的考察,它注重知识中潜藏的“权力”等主观因素,注重思想背后的“欲望”,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出身(出处)”和“发生”差异性的研究,目的是在“简单”处发现“复杂”,在“熟悉”处发现“陌生”。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借鉴的。其实,“考古式”分析、“谱系”分析的关键就是对文献、知识在客观分析基础上的一种历史性、过程性“体验”,强调对客观知识、文献资料内涵的主观性体验,这种方法对研究者深入了解客观文献的丰富内涵具有积极意义。当前,人们对于军事教育改革的某些理论,尤其是当下习以为常的一些“思想”、“经验”等,如果不了解其源头和过程而快速、简单地借鉴照搬,则会导致“同一性、重复性”有余,“差异性、转换性”不足^[14],无法理解其精神实质并转化为实践指导。以“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方法去审视军事教育研究,实际上就是要对研究的文本资料本身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注重进行历史性、过程性、内在性的体验,这有助于打破“人云亦云”的思想藩篱,促进研究者深刻反思和探索创新。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130.
- [2] 徐剑英,易明珍. 概念隐喻普遍性的认知体验性研究[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155.